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蕭志鴻

前漢紀卷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武六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己巳晦日有食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

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南陽人也為吏深刻為廷尉詔獄繇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如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亾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為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

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貲累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寛厚云光禄
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
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㡌袤一百里溉田四千
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
下負䟂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

小水工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瓠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彊因以名為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

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畒鄴獨以三百畒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畤

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

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

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宫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為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己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亾入闗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㑹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乗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

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彊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亾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宫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説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宫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亾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

自明可收充窮治姦詐壬子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
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皇后皇后
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
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
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
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
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肎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

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止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刼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旄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物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亾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

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絶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寃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逃遁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

之唯陛下寛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亾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亾到湖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隂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戸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旣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寃曰

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赦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為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

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為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

屈氂妻坐為巫蠱咒詛屈氂腰斬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於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黄色若飛鳥集成陽宫南隕星於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為石其色黒如䃜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於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

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

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名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蓍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所勸耕農自是

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傳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積羣貨觀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

於黄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戸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襲翠被馮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覲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船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竝起道路不

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威無以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尤遠得之

不爲盜失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

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帥臣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説也獨可説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繫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

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略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肎以愛子為

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略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肎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

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内外修政刑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四夷蠻夷之人貪而好利被髪左衽宅幽阻深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度外置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

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騍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静羅亦覺之不

敢發上幸林光宫日磾疾卧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内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於甘泉宫賜宗室二月行

辛盩厔五柞宫上疾篤侍中光禄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為嗣少子弗陵者鈎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

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竒女子氣上使名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擗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拳夫人居鉤弋宫大有寵妊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柞宫入殯於未央宫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内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歴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紀卷十五

前漢紀卷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昭一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供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

寬坐誖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名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於鉤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户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牁談指同並二十

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發揵為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内屬冀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户牛酒大雨渭橋絶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

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何羅重合侯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

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昏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

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絶主雖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内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内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嘗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户

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東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

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逮名其鄉里張祿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

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終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産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為副及假節使常惠

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句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名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名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

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駡律曰汝為人臣不忠背叛於蠻夷何用與汝為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絶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㫋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

臥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檠治弓弩於軒王愛之隂給衣食賜武馬畜三嵗餘於軒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

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貰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為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石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

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為金城郡句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為句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為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

憐之乃立援為王相内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内桑弘羊為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為子弟黨類求官以私於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

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名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肄郎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

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宫宫中井水皆竭有黄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户自閉不可開厠中豕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宫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宫城樓拔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

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㑹益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㑹賓客羣臣置酒㑹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

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為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炕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内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

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霿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

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閒而立以弘子為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

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訢始為被陽令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躓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為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夏四

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胸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大矣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禄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為

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夾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

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于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為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定謀是時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為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名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

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絶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名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黄金千

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徘徊歌舞秉法駕驅馳壯宮名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秉游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絶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太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余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為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

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為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為無書亦得減死為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游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霜之所偪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

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欣欣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為

孝宣帝

荀悦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絶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智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

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

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降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王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

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嬖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

取而深鑒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益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獘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户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閒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酤尊號為昭不亦宜乎

前漢紀卷十六

前漢紀卷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宣一

皇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

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曽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决曽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奉養曽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為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從

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
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
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年
老短小兩吏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茍用可專
制者光聞之曰以為天子師宜為丞相何謂云云初義以
詩授昭帝其人守學无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為
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
乃求微時故劒羣臣知其㫖乃奏立許婕妤為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為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
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
風德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
皆先關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
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
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益封萬戶其餘各以次受封夏
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

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具置田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臣愚以為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户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三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凡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

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凡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樂昌侯賜外祖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户追尊外祖父乃始為思成侯詔涿郡治冢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

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儁異之德此聖人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絶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之吏莫不利人之死　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密内之益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獄 上善其言遷廣陽王私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

安社稷封陽城侯時官僦民牛車三萬乗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悸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寛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

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廵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鐙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户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

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更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奏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語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

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内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為宮室居歳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歳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為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

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嫂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産遠遁逃故漢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産死亡者衆而國虚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産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

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已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隳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日大赦鳳皇集

壯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為内史掾師數使内史禁切王家欲以禮正之去怨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譖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尸皆燒之為灰後立昭信為后又陰譖幸姬陶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

舌昭信與去共支解之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夜消盡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見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佚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王后王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傅歌游戲望卿母求二女尸昭信令奴殺

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内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
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
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埽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
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絶者復屬使得自
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
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為

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箧璧玉珠璣玉衣梓棺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温明祕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轀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嚋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為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亦不專政以優崇霍氏

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旣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游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

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歐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名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得制宜少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事上書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事者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

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賜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茍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進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太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

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從有治理之效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

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語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又得任子弟為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

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
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
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
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
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
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

八萬餘口治有興等其秩戍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禄勲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

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為腹心公道立
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為謁者是
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
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
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
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
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
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今士見者

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二歲間仲翁至光禄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

延及子孫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寢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

錫食鞍車駟馬薨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
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敕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
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
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
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
當嗣即佯狂驗不得已乃受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
河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關

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
會同媠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為忍愧寄之我顔孰將遐征從之夷蠻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跂
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不貳其尤墜彼
令爵申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輿服唯肅是
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太子太傅邴吉為
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平恩侯

許伯為太子少傅以太子尚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已備今復取舜監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廣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閒雅上甚歡悦頃之拜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九月壬辰地震冬

十月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宫館勿修治流民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十有一月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法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首矣省汶山郡

并蜀郡

前漢紀卷十七

前漢紀卷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宣二

四年春正月封故鄼侯曾孫建世為侯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

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酖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内及為將校者皆為郡守更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壻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赦等後有

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猶未發發即族我
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
恩侯因令其女壻光禄勲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
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
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
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
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輒
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

侯或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鄰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為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

帛千匹以為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為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凍死獄中何為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㝡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廷年

有罪廢遷房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郡歳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為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

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賜黄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鉏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刼掠者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鉏鉤於是郡内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為末技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劒買牛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

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為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為水衡都尉而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兹王及其夫人来朝龜兹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兹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

宫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為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兹王所謂騾也以杜陵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皇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宫三月赦天下徙賜吏民勤事者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百户為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

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適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已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閒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

之後宮爲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熇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爲卬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傜役飾廚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令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

之其改諱諸觸諱在令前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甚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强扶弱小

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劫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敕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棺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為

發問其擿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

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王妻子傳

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軍宿為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縣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

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人時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府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動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為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楚公主

侍者馮嫽常持節為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輜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屠以為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鳥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翺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

賀為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廷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為陽都侯追謚賀為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廷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

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為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又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游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

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遵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輳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名善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氣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竦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

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年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

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請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為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
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
劉德者辟彊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
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
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名見武帝謂之千
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

而誦習之以為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為宗正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不寢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

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八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兄甚清潔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姦邪游俠皆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名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後舉廉為弘農都尉拜東海

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託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謝邪後絶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

高明主所知絶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技巧積累纖微故能殖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為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

上親之上以延壽為有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紀卷十八